长征胜利80年后 90后再向雪山行

大学生“重走长征路” 全媒体记者团启动招募

郜阳（华东政法大学） 本版图片 CFP

1934年10月的一个星夜，一支支队伍渡过秋风乍起的于都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两年后，红色大军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坡，汇聚在抗日救亡的前线。他们的远征，让中华民族从此有了一个至今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82年前，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这是与强大顽固的敌人、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分裂主义的艰苦斗争，是勇气、意志和信念的严峻考验，历时之长，行程之遥，路途之险，困难之巨，举世罕见。在这样的艰险和艰辛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以弱克强，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是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它将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的政党推向了波澜壮阔的时代潮头，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用一种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激励了一个古老民族自救自强。

红军长征造就的伟大精神穿越了80年时光，如今依然具有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这种精神，是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支撑下，红军战士一往无前——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覆盖积雪，行程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一万九千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一万里，三过水草地；红25军行程近一万里。长征途中的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

长征途中，领袖与士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使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把。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长达16个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小金、金川、汶川、理县、茂县、黑水、马尔康、红原、若尔盖、松潘、阿坝等地，爬雪山、过草地，经过藏乡羌寨。今年暑假，新民晚报大学版将联合易班网，选拔、组织大学生全媒体记者团，重走这段革命先烈走过的路。

雪山草地，刻下前辈铿锵的足迹；战火硝烟，铸起先烈英勇的雕像。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前进，让我们细细体会革命先辈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今天，90后大学生重走长征路，就是要缅怀先辈不朽功勋，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继续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报名方式：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新民大学城”官方微信，内有报名帖）

■ 云南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中表现红二方面军翻越雅哈雪山的布景

■ 上海市民彭逸民曾花4个多月，用竹筷等材料雕刻完成作品“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 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园中的大型群雕《艰难的历程》

“雪山草地”——红色阿坝的象征

1935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高原阿坝地区，在这里停留了16个月之久，创建了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在20世纪30年代，阿坝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还鲜为人知。红军长征进入阿坝地区，足迹遍布这里的山山水水。阿坝地区山岭连绵，危岩矗峙，溪谷纵横，波涛汹涌，山峰终年积雪，气候严寒，冰雹雨雪瞬息骤至，高原河叉迂回曲折、沼泽密布，雪岭高原空气稀薄，羊肠小道千回百转，道路崎岖险阻。农耕落后，物资匮乏。红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千难万险，树立了人类军事史上熠熠闪光的不朽丰碑。这支能征善战的人民军队征服了艰难巍峨的雪山和茫茫无垠的草原沼泽，唤醒了民众，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倾力支援，人民军队和阿坝人民团结奋斗，用生命和热情谱写下了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篇章。从此，“雪山草地”成为了阿坝这片热土的象征，因此而举世闻名。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挑战自我的光辉典范。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人类曾有的四大史诗，以色列走出埃及，汉尼拔翻阅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征服西部，与红军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长征是举世无双的，是无与伦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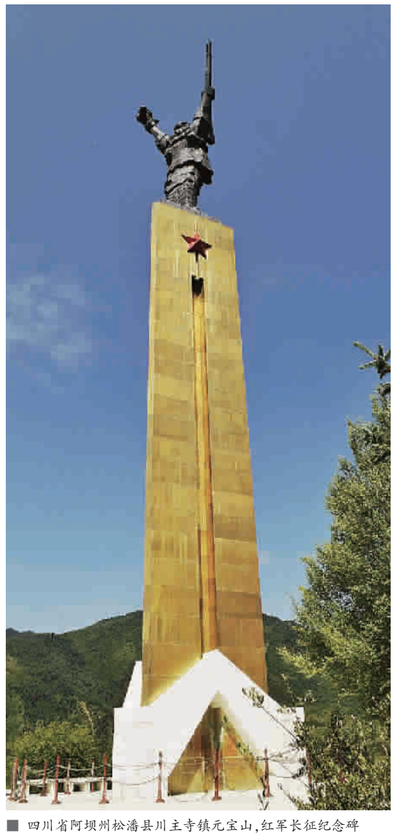
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红军在阿坝地区驻留、转战达16个月之久，是长征中最艰苦、最激烈、最危险、最悲壮、会议决定最多的一段岁月。红军先后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等十余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大雪山，三次穿越茫茫沼泽地；开辟了“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进行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缓崇丹懋”战役等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无数。红军用青春和信念书写了与自我抗争、与敌人抗争、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豪迈乐章，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英雄主义壮丽诗篇。红军走过的地方，藏、羌、回、汉各族群众同红军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先后奉献粮食1500多万公斤，羊、牛、猪等各类牲畜20余万头，食盐2万余公斤，有5000余各民族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

【相关链接】 走进阿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北部与青海、甘肃省相邻，东南西三面分别和省内的成都、绵阳、德阳、雅安及甘孜接壤。南北长约414公里，东西宽约360公里，总面积827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这里翻雪山，过草地，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诗篇。

阿坝地区，周代属氐羌地。西汉时在岷江上游东岸一带设置湔氐道，属蜀郡；二世纪末，汉武帝以冉駹部落为中心，设汶山郡；唐代改置羁縻州；宋设两郡制；元代置两州一司制；明朝推行土司制；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民国初，阿坝地区为四川松理懋茂汶屯殖区，于1935年改称第十六行政督察区。

阿坝州以高原和高山为主，气候复杂，资源丰富。西北部是著名的川西北高原，东南部为纵横交错的高山峡谷地带。中部的山原地带，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全州辖13个县，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各族人民75万余人。远在新石器时代，岷江上游的河谷台地，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藏、羌、回、汉各族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和无穷的智慧，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创造了物质财富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 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红军长征纪念碑

寻访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墓

10年前，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曾经重走长征路，在四川境内攀登雅克夏雪山，寻访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墓。

红军当年征服雪山之路，不可能被完全复制。但我们在雪山迷路的经历，也许能从一个角度还原那段征程的艰辛。

■ 上午8时 五人二马挺进雪山

2006年9月17日，上午8时，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境内的一个小镇——刷经寺。3个外乡人、2个向导、2匹马，向雅克夏雪山进发。

邓玉平，50岁，历史教师，老红军之女。父亲当年曾翻雪山、过草地，她则两次重走长征路，2年前累伤双膝，从此与拐杖为伴。

周军，48岁，成都电视台记者，长征史专家。他坚信“研究长征，须靠双脚”。自驾摩托车数次翻雪山、过草地，以求还原最真实的长征路线。

向导谭雄、索伦达吉。藏族老人索伦达吉，68岁高龄，牵着2匹马，仍健步如飞。邓玉平腿脚不便，必须靠马驮上山。另一匹马驮行李，主要是干粮、水和氧气瓶。

■ 8时16分 雪山下海拔三千二

8时16分，雅克夏山脚下。眼前的山梁，坡度至少45度。GPS显示：海拔3280.4米。

原计划翻越著名的夹金山，但周军建议：夹金山名气太大，如今又通了公路，来去方便，无法体会爬雪山的艰辛。不如去雅克夏山，那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第三座雪山，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在那里三次往返，山顶有一座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雅克夏山没修路，不通车，人迹罕至，必须由向导带领，徒步或骑马上山。有3条路，向导选择了一条最近最难的：先翻过一道陡峭的山梁，再沿相对平缓的山脊上行至垭口。

“爬到红军烈士墓，我要3个小时，你们翻一番应该够了。”谭雄轻描淡写地说，“只要熬过前半程的陡坡，后半程比较好走。”

■ 8时30分 高原爬山气喘不止

8时30分，刚走了没几步，胸闷、气喘、脚步沉重、大汗淋漓，诸多不适接踵而来。俗话说，“高原走路，犹如平原爬山”，更何况在高原爬山！

回头找周军，他已落后一大截，正低头叉腰，呼哧呼哧地“大扯风箱”；脸色煞白，嘴唇发青，看样子快坚持不住了。“没事，多休息几次就好。”他轻声说。

■ 雅克夏山，海拔4743米，是红军长征翻越过的五座雪山之一

我们随后十步一歇，拖着步子咬牙坚持。体力在不断透支，双腿从酸痛到僵硬再到麻木……陡坡总算被甩在了身后，抬腕看表，已过11时。

后半程，坡度较缓，走起来相对轻松。但距离更长；体力，却已接近极限。向导见势不妙，赶紧让我们交替换乘另一匹马前进。

■ 14时左右 烈士墓旁追忆红军

14时左右，终于到达雅克夏山垭口旁的红军烈士墓。花了近6个小时，和预期差不多，没有下雨，没人掉队。

14时45分，三鞠躬，挥别红军烈士墓。

关于红军烈士墓，《红原县志》有介绍：1952年7月19日，解放军某部翻越垭口时，发现12具排列整齐的完整遗骨，一律头北脚南，旁边还有一些武器装备的残骸。据记载，国民党军从没上过山，因此基本确定是17年前长征战士的遗骨。估计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班，第三次翻越雅克夏山时，因缺氧、严寒窒息而亡。红原县政府后来就地掩埋尸骨，并立碑建起这座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登上烈士墓旁的垭口，到达此行最高点，GPS显示：海拔4459.5米。

站在垭口远眺，两边地势迥异，南坡坡度平缓，北坡却十分陡峭。谭雄几年前就曾在北坡摔死了一匹马。由此不难想象：70多年前，红军从陡坡下山时，付出的牺牲比上山更大。

■ 16时左右 两人下山迷失森林

在山顶，体质较弱的邓玉平“晕山”了，多次呕吐，接近半昏迷，急得索伦达吉抱着她老泪纵横。下山时，她骑马，老人牵马，谭雄搀扶。多出的一条缰绳交给我和周军。渐渐地，我俩与向导拉开了距离。不知何时，转错一道弯，迷路了。

当我们发现情况不妙时，已身处一片原始森林，时间接近16时。山谷中，到处都是密密的灌木丛和一进去就看不见天日的森林。地上有不少山中野兽踩出的足迹，正经的下山道路却没了踪影。

起初决定穿过森林，但刚走两步，马就被几根横木挡住，只能牵马退回，另找出路。站在森林外环顾四周，整座山地形复杂、灌木丛生，根本看不清道路，仔细寻找才能发现隐藏着的羊肠小道。也不知从哪里通向哪里，反正看到像路的地方就往前走。有好几次，一条路走到尽头，却是一片断崖。

途中，必须不断抵抗树枝的骚扰。低矮的灌木丛，在山谷里肆意滋长。它们挡在路中间，如面目可憎的恶魔，接二连三地朝脸上袭来。拼命用手拨开，手心被划伤，树枝却还在面前顽固地冷笑。打手机求救，没有信号。每隔5分钟，拨号一次，每次都是失望。

下雨了。其实迷路前已开始。雨点时大时小，不肯停歇。没带雨具，只能硬着头皮前进。

衣着单薄的身体开始不停地打冷战。淋雨可能导致感冒，在高原，感冒很可怕，易引发高原肺水肿，重者危及生命。

因为下雨，本来就不能称为“路”的那些小道，立刻变得湿滑，必须放慢脚步，打足精神，才能勉强应付。体力再次透支到极限，每走1分钟，就想坐下来休息5分钟——直接坐下，不管地上是水是泥。心中的恐惧逐渐蔓延，情绪越来越失控，接近崩溃边缘。一旦发现自己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我一定会彻底崩溃。

“这辈子再也不想来这个鬼地方了。”“这路到底对不对啊？”“休息一下！”我嘴里喋喋不休，完全无法静下来想一想，直到被周军的一句怒吼惊醒：“快点走，否则等到天黑，大家一起冻死在这里！”

这不是开玩笑。他曾多次带领摩托车队穿越草地无人区，经验丰富；虽然也有些慌，但还沉得住气。“相信我，沿着河流的方向走，一定能走出去。”

■ 18时20分 跌跌撞撞走出迷宫

定了参照物，我们傍着河道披荆斩棘往前冲，踏着冰凉的河水在两岸来回穿梭多次。

周军两次翻倒在急流中，连打了几个滚，好不容易拽住缰绳站起来。浑身湿透，模样狼狈。

我的近视眼镜被树枝挂进河里。“完了！快过来帮忙找找，我没眼镜走不了路！”周军一听也急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找地方拴马。万幸的是，眼镜夹在石缝中没被冲走。

就这么跌跌撞撞、哆哆嗦嗦地前进，不知是第几次过河后，终于看到一条大路，但马却被一根横木挡住了。我们几乎费尽最后几丝力气搬开横木，扫清最后一道障碍。

18时20分，时隔10个小时后，我再次看到公路。既想哭，又想笑，但是，连哭和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回头想想，这片森林，当年不知曾吞噬过多少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 （曹刚）